

#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 花市旧踪

见到一则花鸟市场闭市的消息。见到这消息，并不意外。这些年，上海的花鸟市场原是一处处退到身后的。只是回头看，才知道自己记住的，并不是买过什么，而是那些被花木虫鱼轻轻挪开的时辰。

上海人爱花木由来已久，真正成规模的花鸟市场，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渐渐兴旺起来的。江阴路、精文花市开一时风气，后来各区都有了各自的花鸟去处。那时的市场并不只是买卖之所，更像都市人暂避尘劳的一段回廊：有人买花归家，有人听鸟解闷，有人不过进去走一圈，让心神换一口气。后来城市更新，旧式花鸟市场次第退场，也是大势；只是它们留下的，并非“旧业态”几个字可以概括。

我去的第一个花鸟市场，是曲阳。那时在上外读书，宿舍在东体育会路，常去曲阳家乐福买日用品，绕到后面，便是花鸟市场。它地方不大，花草游鱼、龟鳖鸣虫，都挤在一片热闹里。至今记得最深的，不是花，也不是鱼，而是那些虫：一格一格陈列着，细脚薄翅，鸣声幽微。书读得紧，人容易发木；走进去转一圈，脑子反倒松开了。那样的地方，简直是替用功的人存着一口闲气。后来曲阳花鸟市场谢幕，商户外迁，家乐福也关了。年轻时最熟的一条路，像被折进旧地图里。

后来住到东新路，西宫便成了散步的去处。过武宁路就到，不为买什么，只为闲逛。西宫原是沪西工人文化宫，北侧有人工湖，风过湖面，人自然慢下来，花鸟市场倒像附着其上的一段余韵。我最惦记的，是南侧那家“实惠点心店”，萝卜丝饼做得尤其好，饼皮酥，内里软，带一点萝卜丝的清甜。有时健身出来，便径直去吃点心，再去市场里兜一圈。西宫关闭后，原址改作新的文化地标，那家点心店也散了。留下来的，是湖边的风和一个个寻常傍晚的胃口。

曹家渡是再后来的去处。它是这几处里最小的一个，与其说花鸟市场，不如说更像花市。2006年开市时，不少商户正是从精文花市转来的；它在内环线接住了那一棒，也把鲜花的热闹接了下来。可我喜欢它，不在“大”，而在家常。去那里买花，不必郑重，捎几枝鲜花，搬两盆绿植，屋里立刻就有了生气。后来它在2017年年底关闭，原址纳入苏州河沿岸的文化产业空间。它虽小，却最像过日子本身，不喧哗，只把寻常一日，轻轻照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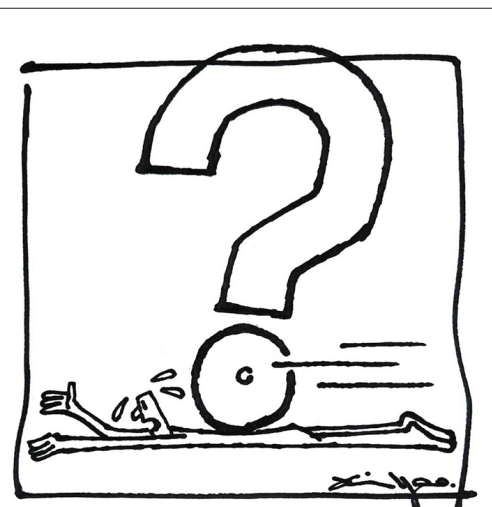
再后来，便只岚灵。岚灵开于2003年，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市区规模最大的花鸟市场之一，商户有两百多家；每到年底，周末灵石路上常常排起长龙。我总共去过三次，偏偏都在岁暮。去那里，像是去迎新岁：买几枝黄腊梅，把清香和亮色一并提回家；今年又抱回一盆老根杜鹃，春节里开得极盛，花挤着花，满屋都是明亮的意思。我格外看重那“老根”二字，总觉得根老而枝新，是很好的兆头；把它养在家里，也像留下一点念想，盼它活得旺盛，活得更长久些。如今岚灵也谢幕，原址已纳入岚灵新村坊城市更新范围，市中心最后一座大型花鸟市场，自此成为旧事。

城市自有它的时辰，旧市场也各有命数。可我始终感激它们，于我而言，它们并不只是地图上的旧址，而是人生里几个安静的章节，从学生时代偷得半日闲，到安居以后散步消磨黄昏，再到中年每逢岁末买花迎春，总有花儿映照脸庞，这已经很好了。

朋友从北京传来信息，因免疫系统受损而卧床治疗近八年的老夏病情大有好转，目前已可下地进行康复训练了，这让我不禁感到万分欣慰。

老夏本名夏乐进，曾是著名的英国“英中贸易四十八家集团”的“伦敦出口公司”驻北京代表。该集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1951年为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封锁而成立的具有破冰意义的英中贸易企业。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公司更是如鱼得水为中英两国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其董事长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斯蒂芬·佩里还荣获国家级“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本世纪初的2001年，上海大剧院正紧锣密鼓地筹划引进音乐剧《悲惨世界》，作为原版经典音乐剧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的热身，我们与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合作举办了《非凡之作——韦伯音乐剧盛典音乐会》。在北京参加中英双方人员谈判的会议上我认识了时任翻译的老夏。席间我深感他的英语极佳，对中英语言交流的把握相当到位。后来我才知道老夏是中英混血儿，父亲是早年路透社驻华记者夏皮罗，曾详细报导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新闻，后与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母亲相识结婚有了他。再



郑辛遥  
不懂提问的人，注定被问题碾压一生。

人间四月天，此时春光正明媚。最吸引人们去野外踏青的地方，莫过于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田，这个属于老百姓不怎么费钱的春景，二月份起从南方贵州开始，随着纬度和海拔的升高，直至七月份的内蒙古和西藏等地，油菜花依次绽放。当然，最好的油菜花总是在春季，它不仅是冬春之间合适的作物，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而且是春的使者，给人们带来温暖和煦的春风。

三月，我第三次到安徽家朋乡看油菜花。说实在的，这个皖南赏花热门地现在有点让我失望，因为人为的痕迹越来越浓，宣传招牌、拍照框架、气球等装饰背景随处可见。我连续三年来此，首次是惊艳，被其壮观的梯田花海和远处徽派村落构成的田园水墨画卷所震撼。但是今年的油菜花梯田一眼就看到夹杂着“斑秃”，还有被游客踩踏过的田地，像是未盖布的大棚菜。

然后自驾到最负盛名的婺源看油菜花，感觉也

不如从前铺成无边花海般的茂盛，找不到心旷神怡。

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看多了，不新奇了。而当我自驾了皖赣苏浙看了一圈，发现其中确实是有新问题。比如说江西婺源，去年秋天多个景区发布油菜花种植项目招标，要求承包规定范围内的油菜花种植，特别指出旅游旺季必须保证有茂盛的花供游客观赏。等于说是当地政府贴钱想做做强做大文旅，原是好意。但是油菜花这个“野孩子”，你让它随性的时候它“野蛮生长”，朝气蓬勃，充满着生命力，一旦你把它圈地承包，受了管制，各人管法也不一样，它就有点蔫蔫的。加上景区视游客为“上帝”，放任他们的田间行为，有的地方甚至在种植时就留有空当，可容人进出，油菜花地这里瘪那里凹，呈现不出密密麻麻的拥挤感，还能好看吗？

有人说现在是有油菜花内卷，确实也是。各地文旅都想通过开春的油菜花“马上有福”，开个好运。我开车经过浙江富阳的时候，新桐乡居然有3000多亩油菜花田，整整的一大片望不到边。这个新发现的地方背靠群山，面临富春江，号称打造江南《富春山居图》。富阳这个体量确实大，离上海近，又免费，在我心目中快赶上江岭万亩梯田油菜花了，后者航拍气势磅礴出片，但

中国传统医学把元气作为生命之本，因此养生之本可以归结为养气。《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哲学体系中“气”不仅是产生宇宙万物的质料，也是万物最终所归复的本原。《孟子》中的“浩然之气”，就是一种有利于鼓舞士气、激发活力、增强团结、凝聚人心的奋发向上的精神。

我读陆游的诗，感觉其中充满了豪荡之气：“中原北望气如山”“老气尚能横九州”“养气不动真豪杰”“气与秋天杳”……古典文学创作特别强调“文以气为主”，三尺在身，万丈豪情。既能够“一闻战鼓

猪头肉曾经是我家乡渔人的口舌之欢。一班下海返航，有些渔民刚上岸，还来不及脱掉油衣油裤，就直奔供销社前的熟食摊，让摊主切几两猪头肉。猪头肉的肉皮凝着琥珀冻，卤香浓厚。摊主快速切片，用手拢起，油纸一包，还没来得及递过去，渔人就把抄过来。走几步，伏靠在供销社柜台前，喊一声：“掌柜的，打一斤黄酒。”他们捏一片肉，喝一口酒，无杯盘筷箸的讲究，肉香混着酒香漫开，渔民黧黑的脸上渐渐泛出赭红色。吃好吃完，身体一个激灵地挺起来，往油衣下摆擦擦手，上下衣袂落两把，就急吼吼回家去。

这样的场景我小时候打酱油时见到很多，后来看汪曾祺先生写的《赵树理同志二三事》，说赵树理晚上写作到很迟，饭馆都关门了，就跑到北京西四牌楼一带，找一个小摊，往板凳上一坐，要两个烧饼夹猪头肉，加一碗馄饨，喝二两酒，自得其乐。这个情节，我就特别有共鸣。猪头肉对渔民和作家同样具有吸引力。

温州人林斤澜也爱吃猪头肉，尤其爱吃“拱嘴”，以为乃人间之“大美”。他的小说《天意》中有一大盘切片的猪耳朵、猪脸、猪拱嘴。他借饭店老板之口说猪头肉是宝中之宝，猪拱嘴天下无双，不柴不腻，不肥不瘦，还筋道。

话说回来，猪头是玉环人家每年重大祭祀、还愿时的至尊供礼。这是跨越数千年的中华农耕文化和猪崇拜传统，在乡土间代代传承，逐渐演变出的地方习俗。在祭祀活动中，猪头上贴着一张醒目的红纸，再加上同样贴着红纸的一条猪尾巴，象征着用一整头猪祈愿和还愿。也有一整头猪用拖拉机运或用扁担抬到庙堂的情景。这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财力的富裕人家，以全猪来表达祭祀的诚意；另一种是在神庙里许下的心愿，往往关乎生老病死，心愿达成时，按照当初的承诺去履行。用一对猪蹄或一刀猪条肉供奉，是最常见的，表达的是相同的心意。

因为外公常年在风浪上讨生活，我外婆每年都会到寺庙里许愿。在这样的

场合，我听外婆在神祇前念得最多的一句闽南话是“消灾解厄保平安”，这是普通人对平安日子的期盼，是一种渴望得到庇佑的精神依托。

祭祀好的猪头抬回家，能让全家人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吗？不一定，大多数人家祭祀用的猪头是向店家租来的。祭祀完以后就要还给店家，店家可以再出租给其他人。岁末年初，气温比较低，一只熟制的猪头可以流转好几户人家。

这种“租猪头”的窘迫与期盼，古已有之。相传北宋名相吕蒙正还没有发迹的时候，过年除了一个猪头来招待客人，却被债主追着索回猪头。他为此感慨不已，相传写下了“可怜，可怜，真可怜，别人有年我无年，这个猪头要现钱，有朝一日当皇上，老子要过二个月”。可见，平民百姓租猪头不足为奇。

但是，遇上好的年景，比如说有一年我外公渔船的产量特别好，钞票一大叠交给我外婆，买一只猪头就没问题了。那也是我们儿时特别期盼的日子。

从供桌上收回来的猪头焐得油光锃亮的，拱嘴微微翘着，两只猪耳朵蜷成两片深酱色的卷儿，边缘向内扣着，像是两只小软帽，摸上去是弹弹的、带点黏手的胶质感，不用凑近，都能闻到那股咸香混着肉香的诱人味儿。

“祭过神明的吃食，吃了能沾福气。”外婆先把糖果塞给我们，接着就摆布猪头。她拿菜刀在猪头上轻轻一拍，骨缝里的肉香“噙”地冲出来。左邻右舍被招呼过来了，就近住着的叔伯、婶娘们也来了。外婆卸猪头，取猪脑。猪头肉一半分给大家，按份取走。

剩下的一半猪头被卸成几大块，省着吃。猪头肉、猪舌切薄片，割出一段猪耳朵，露出软骨条儿，一大碟拼盘往八仙桌摆，我们小孩端着醋碟围拢过来。

那时候的猪，是吃番薯藤、菜叶、牛皮菜、鹅肠草和剩饭剩菜等猪食，实实在在喂养了一年以上的；那时候的猪头肉，真叫好吃！

景区门票贵，山上山下油菜花花期不一。

油菜花本是田野间的“野孩子”，它们遵循着自然的节律，在春风中肆意绽放，在蜜蜂的授粉下结出饱满的菜籽（经常可以拍到蜜蜂）。千百年来，农民依靠它的生长获得生计，蜜蜂依赖它们的花蜜繁衍种群，而人类则从它们的果实中榨取油脂，滋养生命。这是一种古老的共生关系，是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默契的平衡。

如今，当油菜花被贴上“网红”标签，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打卡工具”，这种平衡便被打破了。游客不惜踩踏花田、折断花枝拍照，承包者在花期喷洒农药防虫害而伤害了蜜

蜂，宣传者放各种道具招徕生意，这些行为已将油菜花从土地中剥离，忽略了背后的生态价值与农耕文化在于原生态。

真正的欣赏，不是占有，不是改造，而是尊重与敬畏。我们应该用眼睛去感受油菜花的金黄世界，克制脚步，让花田自然地连成漫长的片，随风飘舞，野蛮而任性地生长，恣意摇摆。我们必须知道，油菜花不仅是风景，也是农民的一种希望，更是蜜蜂赖以生存的家园，是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正如成都三圣乡的志愿者在花田边拉起警戒线、安徽池州的农户计划设置围栏，这些看似“限制”的举措，实则是对自然的保护。它提醒我们：在

追求“诗与远方”的路上，必须先爱护脚下的土地，厘清人与自然的关系，守住粮食与生态的底线。其实，油菜花的种植经济和文旅模式并不相悖，不能因噎废食，丢弃原本的价值。上海奉贤庄行的油菜花节，崇明的油菜花基地，在两者结合上下了功夫，带动着其他经济的发展，经济模式偏强，山野自然之美还是有缺失。

油菜花要开得好，需要“野蛮生长”：在田野间自由绽放，让蜜蜂在花丛中授粉，让农民在收获时露出笑容。这或许才是我们对自然、对土地、对生命最深沉的致敬。

真正的美，是自然的、原生态的、可持续的。让油菜花野蛮生长吧！

## 猪头肉里的旧时光

叶青

我小时候打酱油



## 让油菜花野蛮生长吧

风伶

## 老夏

钱世锦

